

领导干部必读经典导读 丛书

总主编◎何毅亭



西方文化 经典导读

第一卷

SELECTED READING
OF WESTERN CULTURE

汝 信◎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领导干部必读经典导读 丛书

总主编◎何毅亭



西方文化 经典导读 第一卷

SELECTED READING
OF WESTERN CULTURE CLASSICS

汝 信◎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文化经典导读·第一卷/汝信主编.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7. 1
(领导干部必读经典导读丛书/何毅亭主编)
ISBN 978-7-5035-5737-8

I. ①西… II. ①汝… III. ①西方文化-文集 IV.
①G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9382 号

西方文化经典导读 (第一卷)

责任编辑 曲 炜 王 琪
版式设计 尉红民
责任印制 王洪霞
责任校对 马 晶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 话 (010) 62805830 (总编室) (010) 62805821 (发行部)
(010) 62805034 (网络销售) (010) 62805822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288186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石油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84 千字
印 张 22.75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9.00 元

网 址: www.dxcbs.net 邮 箱: cbs@ccps.gov.cn
微 信 ID: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新浪微博: @党校出版社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古今中外文化经典经过了历史和时间的检验，经过了不同时代人们的反复遴选，是大浪淘沙的结晶，代表一个时代的思想高度。读经典是与哲人的对话和交流，是提高领导干部文化素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2012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主持，在中共中央党校在校学员范围内进行了“领导干部阅读状况调查研究”（中共中央党校校级科研课题）。调查结果显示，大家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是：应该“读什么书”，“怎么读书”？领导干部时间有限，不可能阅读所有“经典”，应该把有限的时间用来阅读“经典”中的“经典”。要从浩如烟海的众多著作中筛选出适宜自己阅读的“经典”，对事务繁忙的广大领导干部来说并非易事，很多读者希望有权威性的图书推荐。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适合领导干部阅读的经典导读丛书。为此，我们专门组织有关专家召开丛书编写工作座谈会，进而成立丛书编写委员会，最终确定《领导干部必读经典导读》丛书共分三个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导读》（共三卷）、《西方文化经典导读》（共三卷）、《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导读》（共四卷）。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同志担任本丛书的总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同志担任马克思主义经典导读系列的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同志担任西方文化经典导读系列的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徐伟新同志担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导读系列的主编。编写工作历时四年，期间，编委会多次组织召开讨论会，研究确定提纲和编写方案。这十卷本的丛书以“立意要高”“内容要精”“思想要新”“学了管用”为编撰宗旨，涵盖了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引导领导干部“会读书”，进而促进其“爱读书”。

本套丛书的编作者主要来自于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专家学者。丛书对每部著作内容优中选优，攫取其思想精髓，并结合当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辅以精练的导读文字，凸显了每部著作最具价值的闪光点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我们希望通过出版这套丛书，把经典著作中最精华、最有价值、最具现实意义的内容推荐给领导干部阅读，系统化梳理和汇集能够精准满足领导干部读书学习需求的优秀出版资源，这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重要精神的有益实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6年12月

目 录

一、理想国	(1)
[导 读]	
[原 文]	
二、政治学	(97)
[导 读]	
[原 文]	
三、国家篇 法律篇	(163)
[导 读]	
[原 文]	
四、君主论	(211)
[导 读]	
[原 文]	
五、乌托邦	(235)
[导 读]	
[原 文]	
六、战争与和平法	(300)
[导 读]	
[原 文]	
后 记	(351)

一、理想国

导 读

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 431—前 404 年）标志希腊古典文明由盛趋衰，而象征智慧的“猫头鹰”在“黄昏”才展翅高飞，希腊古典哲学进入体系化的鼎盛阶段。柏拉图（Plato，公元前 427—前 347 年）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总结先前希腊的哲学与文化成果，构建以理念论为核心的哲学体系，研究各领域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对以后西方思想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柏拉图在青少年时期受到良好教育。他 20 岁起从学于晚年苏格拉底约 7—8 年。苏格拉底“第一个将哲学从天空召唤下来，使它立足于城邦”，“研究生活、伦理、善和恶”^①，他批判智者派的相对主义与强权政治论，强调人“要认识你自己”，倡导以伦理型政治拨乱反正，以贤人政制实现“道德振邦”。柏拉图毕生的学术事业与政治生涯继承、发展了其先师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想。在动荡的战争与政局中，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被当局以所谓“败坏青年”和“不信奉城邦公认之神而引进新神”两罪名处死。这是雅典的悲剧、时代的悲剧，给年轻的柏拉图强烈的心灵震撼，使他深深体察到所有的希腊城邦处于危机。柏拉图离开雅典，外出游历东西部各地 12 年之久，考察了希腊各邦和其他民族的情况。公元前 387 年，柏拉图在雅典城外西北角的阿卡德摩（Academus）建立了学园，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的高等教育与研究相结合、提供政治咨询、培养学者与政治

^① 罗马时代西塞罗在《图斯库卢姆辩论》一书中对苏格拉底的论评。

人才的学院兼研究中心，它持续存在达 900 年之久。他的中、后期对话篇大都在学园时期写成。他曾于公元前 387 年、前 367 年、前 362 年三次渡海往访西西里，将叙拉古作为“政治试验地”，要培养“哲学王”，实现他在《理想国》中设计的理想城邦。但当地僭主无意政治改革，和他发生冲突，试验都失败了，他甚至被贬为奴隶发卖，幸得友人救助才脱难而归。80 岁高龄的柏拉图在参加一次婚礼的宴会上无疾而逝，葬于凝聚着他后半生心血的学园里。

柏拉图著述宏富，现存考证为真作的有 27 篇对话与部分书信。早期对话 11 篇以阐发老师苏格拉底的思想为主，中期对话 8 篇形成自己的成熟思想，晚期对话 8 篇又扩展、深化与修正前有的思想。柏拉图崇敬老师，对话篇主角大多为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大量著作以优美的对话文体写成，不仅是深邃恢宏的哲理篇章，也是瑰丽璀璨的文学杰作。《理想国》共 10 卷，是柏拉图早、中期思想的综合与系统化、飞跃与升华，而后他的晚期对话篇才有新的进展与创造。

《理想国》之主旨是从哲学高度设计一个以“正义”理念为政治伦理基础的理想城邦国家，以挽救危亡中的希腊城邦制度。这部名著是对希腊古典文明独具慧眼的总结，在很多方面有原创性的系统建树。从如下三方面概述其要义。

第一，柏拉图设计理想国的哲学奠基石。理念论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它综合、吸取了早期希腊伊奥尼亚和南意大利两大哲学传统的内容，批判当时盛行的智者派的相对主义与强权政治哲学，继承、发展苏格拉底的学说、建立了一种知识内容丰富的体系化哲学。他在《美诺篇》《斐多篇》等中期对话中已逐渐形成、丰富理念说，在《理想国》中则通过“太阳比喻”“洞穴比喻”“线段比喻”等论说，构建了一个由最高理念“善”所统摄、普照的理念“王国”，并且剖示了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基本结构，细致研究了人为获得知识应有的认知结构和必经的认识阶段，形成比较完整的存在论与认识论，并据以论述理想国的伦理道德基础、治国原则、社会体制与治理革新，以及统治人才的教育培养和各种社会文化规约。理念论不仅思辨性很强，也很有现实性。

第二，《理想国》首次形成一种国家学说，且是基于伦理的政治学说。苏格拉底只强调培植个人美德，难以论及城邦政治体制改革。

柏拉图则既建树城邦体制伦理（城邦德性），也论述相应的个体灵魂与道德学说。正义、善和智慧、勇敢、自制等希腊的传统美德概念，已被改造。其立国原则重德治与人治，柏拉图晚年在最后写的《法篇》中修正为德治、法治并重。这种国家学说紧密关切希腊城邦现实，从生存与经济发展需要的视野论述社会分工与互助的城邦国家起源说，恩格斯高度评价说：“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市的（在希腊人看来，城市等于国家）自然基础，这种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描述。”^①他论述奴隶制城邦的三等级社会结构说，强调当政的护卫者必须具备如下品德与才能：一是确有护卫国家的智慧与能力，有治国的雄才大略。二是真正关心老百姓的整体幸福，“最愿毕生鞠躬尽瘁为国家利益效劳，而绝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国家的事情”。他从经济与政治角度论述奴隶制城邦的内外部矛盾，包括贪欲、腐败、贫富两极分化、城邦征战等，提出社会体制革新的举措：主张在统治集团中实行财产公有制。这并非废除“奴隶制”，也非最早的“共产主义”。其良苦用心是主张统治集团成员不得为自己谋获私有的土地、房屋与金钱，为非作歹，强调他们应清廉自奉，才能护卫国家与公众的利益；他并严正指出，如果他们被金银腐蚀，搞腐败、犯罪恶，就会蜕变成人民的敌人，人民可以打倒他们。他在社会治理方面首倡男女平等说和废除家庭的妇女与子女“共有”说，后者虽非主张倒退回原始群婚，但无疑不现实。在政治制度方面，他主张建立理想的贤人政制，并从经济与道德品格角度对古希腊不同城邦国家政制的弊端及其变迁作比较研究，有历史参考价值。

第三，将教育特别是城邦统治人才的培养，放在政治设计的头等重要地位。柏拉图重知识、重人才因而重教育，他从现实城邦政治生活中看出，城邦治理者和护卫者的知识涵养、道德品性和治理才能，直接关系到城邦体制改革的成败和城邦的命运，强调没有人的教育，就没有城邦的一切。他阐发的教育思想相当丰富：以完善城邦为主旨、注重培养城邦治理人才为教育目的；知识与道德并重的教育方针；所谓“哲学王”的培养方案；灵魂转向为哲学根据的教学思想；根据人的认识由浅入深，设立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相衔接的宝塔型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4页。

育体制；从音乐（人文文化）、体育到前沿数理科学、最后到辩证法高度的教学课程设计；启发式的教学方法，等等。柏拉图的学园就是实行他的教育思想的一个园地。

此外，柏拉图重视艺术对城邦成员的重要教化功能，他在《理想国》中多处从理念论哲学和政治、伦理角度，论述艺术的本性与社会功用，认为传统艺术（诗）只是对理念双重隔层模仿，只和灵魂的低贱部分相关，往往在道德上腐蚀城邦，故而对古希腊的神话、音乐、绘画、史诗、悲剧、喜剧等辉煌成就，采取了贬低、排斥的偏颇态度。他主张真正的艺术应有净化城邦道德的功用。

《理想国》在西方思想史上卓有地位。此书对他的杰出弟子亚里士多德有直接影响。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中的主流哲学斯多亚主义与新柏拉图主义，如晚霞映现柏拉图思想的云彩。在中世纪文明前期700多年间居主导思想地位的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的基督教哲学，以柏拉图主义为理论根据。在文艺复兴中形成的“新柏拉图主义”，支持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近代英国的剑桥柏拉图主义作为清教哲学传播到北美大陆，促进美国殖民时代的思想启蒙。《理想国》设计在统治集团内部不许拥有私有财产，客观上启迪、影响了后世形成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如16世纪英国托马斯·莫尔的名著《乌托邦》。柏拉图哲学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如过程哲学等也仍有多重影响。

阅读此名著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研究希腊古典文明演进与衰落的历史过程；在中西文化交往中我们对西方的哲学与文化传统需要有从古至今的整体性把握，研读此西方文化源头之名著有现实意义；《理想国》在设计治国理政、社会体制与社会治理改革、发展公有教育事业等方面，提出不少见识，有正面或反面的历史参考价值。

原文^{*}

[论正义]^①

色：那么，听着！我说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你干吗不拍手叫好？当然你是不愿意的啰！

苏：我先得明白你的意思，才能表态。可这会儿我还闹不明白。你说对强者有利就是正义。色拉叙马霍斯啊！你这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总不是这个意思吧：因为浦吕达马斯是运动员，比我们大伙儿都强，顿顿吃牛肉对他的身体有好处，所以正义；而我们这些身体弱的人吃牛肉虽然也有好处，但是就不正义？

色：你真坏！苏格拉底，你成心把水搅混，使这个辩论受到最大的损害。

苏：绝没有这意思。我的先生，我不过请你把你的意思交代清楚些罢了。

色：难道你不晓得统治各个国家的人有的是独裁者，有的是平民，有的是贵族吗？

苏：怎么不知道？

色：政府是每一城邦的统治者，是不是？

* 原文选自〔古希腊〕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括号内标题为编者所加，下同。

① 柏拉图的对话篇有两种样式。一种是戏剧式，由柏拉图直接描述对话者的谈话，类似希腊戏剧家写剧本，直接展开“对话戏剧”场景。另一种是报告式，柏拉图让参加对话的某一人回忆、报告这篇对话，或者没有参加对话的人从别人处听来，而转述、报告这篇对话。《理想国》属于报告式。此书开首，苏格拉底（苏）叙述前一天他和格劳孔（格）去雅典西南的著名港口比雷埃夫斯参加献祭女神，观看当地人的出色赛会。游兴已阑，准备回城，克法洛斯之子玻勒马霍斯（玻）偕众人赶来拦住，盛情邀请他们两人去他家作客畅谈。于是一起去他的家，苏格拉底和久未相见的老主人克法洛斯欢愉会面，在场的还有阿得曼托斯（阿）、色拉叙马霍斯（色）、克勒托丰（克）和吕西斯（吕）等不少人。大家围坐，寒暄一番，就开始对话了。先讨论什么是正义。——编者注

苏：是的。

色：难道不是谁强谁统治吗？每一种统治者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平民政府制定民主法律，独裁政府制定独裁法律，依此类推。他们制定了法律明告大家：凡是对政府有利的对百姓就是正义的；谁不遵守，他就有违法之罪，又有不正义之名。因此，我的意思是，在任何国家里，所谓正义就是当时政府的利益。政府当然有权，所以唯一合理的结论应该说：不管在什么地方，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苏：现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个意思对不对，我要来研究。色拉叙马霍斯，你自己刚才说，正义是利益，可是你又不准我这么说。固然，你在“利益”前面加上了“强者的”这么个条件。

色：这恐怕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条件。

苏：重要不重要现在还难说。但是明摆着我们应该考虑你说得对不对。须知，说正义是利益，我也赞成。不过，你给加上了“强者的”这个条件，我就不明白了，所以得好好想想。

色：尽管想吧！

苏：我想，你不是说了吗，服从统治者是正义的？

色：是的。

苏：各国统治者一贯正确呢，还是难免也犯点错误？

色：他们当然也免不了犯错误。

苏：那么，他们立法的时候，会不会有些法立对了，有些法立错了？

色：我想会的。

苏：所谓立对的法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所谓立错了的法是对他们不利的，你说是不是？

色：是的。

苏：不管他们立的什么法，人民都得遵守，这是你所谓的正义，是不是？

色：当然是的。

苏：那么照你这个道理，不但遵守对强者有利的法是正义，连遵守对强者不利的法也是正义了。

色：你说的什么呀？

苏：我想我不过在重复你说过的话罢了。还是让我们更仔细地考虑一下吧。当统治者向老百姓发号施令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犯错误，结果反倒违背了自己的利益。但老百姓却必得听他们的号令，因为这样才算正义。这点我们不是一致的吗？

色：是的。

苏：请你再考虑一点：按你自己所承认的，正义有时是不利于统治者，即强者的，统治者无意之中也会规定出对自己有害的办法来的；你又说遵照统治者所规定的办法去做是正义。那么，最最智慧的色拉叙马霍斯啊，这不跟你原来给正义所下的定义恰恰相反了吗？这不明明是弱者受命去做对强者不利的事情吗？

玻：苏格拉底，你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克勒托丰插嘴说：那你不妨做个见证人。

玻：何必要证人？色拉叙马霍斯自己承认：统治者有时会规定出于己有损的办法；而叫老百姓遵守这些办法就是正义。

克勒：玻勒马霍斯啊！色拉叙马霍斯不过是说，遵守统治者的命令是正义。

玻：对，克勒托丰！但同时他还说，正义是强者的利益。承认这两条以后，他又承认：强者有时候会命令弱者——就是他们的人民——去做对于强者自己不利的事情。照这么看来，正义是强者的利益，也可能是强者的损害。

克勒：所谓强者的利益，是强者自认为对己有利的事，也是弱者非干不可的事。也才是色拉叙马霍斯对正义下的定义。

玻：他可没这么说。

苏：这没有关系。如果色拉叙马霍斯现在要这么说，我们就权当这是他本来的意思好了。色拉叙马霍斯，你所谓的正义是不是强者心目中所自认为的利益，不管你说没说过，我们能不能讲这是你的意思？

色：绝对不行，你怎么能认为我把一个犯错误的人在他犯错误的时候，称他为强者呢？

苏：我认为你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承认统治者并不是一贯正确，有时也会犯错误，这就包含了这个意思。

色：苏格拉底，你真是个诡辩家。医生治病有错误，你是不是正因为他看错了病称他为医生？或如会计师算账有错，你是不是在他算错了账的时候，正因为他算错了账才称他为会计师呢？不是的。这是一种马虎的说法，他们有错误，我们也称他们为某医生、某会计，或某作家。实际上，如果名副其实，他们是都不得有错的。严格讲来——你是喜欢严格的——艺术家也好，手艺人也好，都是不能有错的。须知，知识不够才犯错误。错误到什么程度，他和自己的称号就不相称到什么程度。工匠、贤哲如此，统治者也是这样。统治者真是统治者的时候，是没有错误的，他总是定出

对自己最有利的种种办法，叫老百姓照办。所以像我一上来就说过的，现在再说还是这句话——正义乃是强者的利益。

苏：很好，色拉叙马霍斯，你认为我真像一个诡辩者吗？

色：实在像。

苏：在你看来，我问那些问题是故意跟你为难吗？

色：我看透你了，你绝捞不着好处。你既休想蒙混哄骗我，也休想公开折服我。

苏：天哪，我岂敢如此。不过为了避免将来发生误会起见，请你明确地告诉我，当你说弱者维护强者利益的时候，你所说的强者，或统治者，是指通常意思的呢？还是指你刚才所说的严格意义的？

色：我是指最严格的意义。好，现在任你要花招使诡辩吧，别心慈手软。不过可惜得很，你实在不行。

苏：你以为我疯了，居然敢班门弄斧，跟你色拉叙马霍斯诡辩？^①

色：你刚才试过，可是失败了！

苏：够了，不必噜苏了。还是请你告诉我：照你所说的最严格的定义，一个医生是挣钱的人，还是治病的人？请记好，我是问的真正的医生？

色：医生是治病的人。

苏：那么舵手呢？真正的舵手是水手领袖呢？还是一个普通的水手？

色：水手领袖。

苏：我们不用管他是不是正在水上行船，我们并不是因为他在行船叫他水手的。我们叫他舵手，并不是因为他在船上实行航行，而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技术，能领导水手们。

色：这倒是真的。

苏：每种技艺都有自己的利益，是不是？

色：是的。

苏：每一种技艺的天然目的就在于寻求和提供这种利益。

色：是的。

苏：技艺的利益除了它本身的尽善尽美而外，还有别的吗？

色：你问的什么意思？

苏：如果你问我，身体之为身体就足够了昵，还是尚有求于此外呢？我会说，当然尚有求于外。这就是发明医术的由来，因为身体终究是有欠缺的，不能单靠它自身，为了照顾到身体的利益，这才产生了医术，你认

^① 色拉叙马霍斯是诡辩派哲学家。

为这样说对不对？

色：很对。

苏：医术本身是不是有欠缺呢？或者说，是不是任何技艺都缺某种德性或功能，像眼之欠缺视力，耳之欠缺听力，因此有必要对它们提供视力和听力的利益呢？这种补充性技艺本身是不是有缺陷，又需要别种技艺来补充，补充的技艺又需要另外的技艺补充，依次推展以至无穷呢？是每种技艺各求自己的利益呢？还是并不需要本身或其他技艺去寻求自己的利益加以补救呢？实际上技艺本身是完美无缺的。技艺除了寻求对象的利益以外，不应该去寻求对其他任何事物的利益。严格意义上的技艺，是完全符合自己本质的，完全正确的。你认为是不是这样？——我们都是就你所谓的严格意义而言的。

色：似乎是这样的。

苏：那么，医术所寻求的不是医术自己的利益，而是对人体的利益。

色：是的。

苏：骑术也不是为了骑术本身的利益，而是为了马的利益，既然技艺不需要别的，任何技艺都不是为它本身的，而只是为它的对象服务的。

色：看来是这样的。

苏：但是，色拉叙马霍斯，技艺是支配它的对象，统治它的对象的。

〔色拉叙马霍斯表示同意，但是非常勉强。〕

苏：没有一门科学或技艺是只顾到寻求强者的利益而不顾及它所支配的弱者的利益的。

〔色拉叙马霍斯开始想辩驳一下，最后还是同意了。〕

苏：一个医生当他是医生时，他所谋求的是医生的利益，还是病人的利益？——我们已经同意，一个真正的医生是支配人体的，而不是赚钱的。这点我们是不是一致的？

色：是的。

苏：舵手不是一个普通的水手，而是水手们的支配者，是不是？

色：是的。

苏：这样的舵手或支配者，他要照顾的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他部下水手们的利益。

〔色拉叙马霍斯勉强同意。〕

苏：色拉叙马霍斯啊！在任何政府里，一个统治者，当他是统治者的时候，他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属下老百姓的利益，他的一言一行都为了老百姓的利益。

〔当我们讨论到这儿，大伙都明白，正义的定义已被颠倒过来了。色拉叙马霍斯不回答，反而问道：〕

色：苏格拉底，告诉我，你有奶妈没有？

苏：怪事！该你回答的你不答，怎么岔到这种不相干的问题上来了？

色：因为你淌鼻涕她不管，不帮你擦擦鼻子，也不让你晓得羊跟牧羊人有什么区别。

苏：你干吗说这种话？

色：因为在你想象中牧羊或牧牛的人把牛羊喂得又肥又壮是为牛羊的利益，而不是为他们自己或者他们主人的利益。你更以为各国的统治者当他们真正是统治者的时候，并不把自己的人民当作上面所说的牛羊；你并不认为他们日夜操心，是专为他们自己的利益。你离了解正义不正义，正义的人和不正当的人简直还差十万八千里。因为你居然不了解：正义也好，正义的人也好，反正谁是强者，谁统治，它就为谁效劳，而不是为那些吃苦受罪的老百姓，和受使唤的人效劳。不正义正相反，专为管束那些老实正义的好人。老百姓给当官的效劳，用自己的效劳来使当官的快活，他们自己却一无所得。头脑简单的苏格拉底啊，难道你不该好好想想吗？正义的人跟不正当的人相比，总是处处吃亏。先拿做生意来说吧。正义者和不正当者合伙经营，到分红的时候，从来没见过正义的人多分到一点，他总是少分到一点。再看办公事吧。交税的时候，两个人收入相等，总是正义的人交得多，不正当的人交得少。等到有钱可拿，总是正义的人分文不得，不正当的人来个一扫而空。要是担任了公职，正义的人就算没有别的损失，他自己私人的事业也会因为无暇顾及，而弄得一团糟。他因为正义不肯损公肥私，也得罪亲朋好友，不肯为他们徇私情干坏事。而不正当的人恰好处处相反。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刚才所说的那种有本事捞大油水的人。你如愿弄明白，对于个人不正当比起正义来是多么的有利这一点，你就去想想这种人。如果举极端的例子，你就更容易明白了：最不正当的人就是最快乐的人；不愿意为非作歹的人也就是最吃亏苦恼的人。极端的不正当就是大窃国者的暴政，把别人的东西，不论是神圣的还是普通人的，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肆无忌惮巧取豪夺。平常人犯了错误，查出来以后，不但要受罚，而且名誉扫地，被人家认为大逆不道，当作强盗、拐子、诈骗犯、扒手。但是那些不仅掠夺人民的钱财、而且剥夺人民的身体和自由的人，不但没有恶名，反而被认为有福。受他们统治的人是这么说，所有听到他们干那些不正当勾当的人也是这么说。一般人之所以谴责不正当，并不是怕做不正当的事，而是怕吃不正当的亏。所以，苏格拉底，不正当的事只

要干得大，是比正义更有力，更如意，更气派。所以像我一上来就说的：正义是为强者的利益服务的，而不正义对一个人自己有好处、有利益。

〔色拉叙马霍斯好像澡堂里的伙计，把大桶的高谈阔论劈头盖脸浇下来，弄得我们满耳朵都是。他说完之后，打算扬长而去。但是在座的都不答应，要他留下来为他的主张辩护。我自己也恳求他。〕

苏：高明的色拉叙马霍斯啊！承你的情发表了高见。究竟对不对，既没有充分证明，也未经充分反驳，可你就要走了。你以为你说的是件小事吗？它牵涉到每个人一生的道路问题——究竟做哪种人最为有利？

色：你以为我不晓得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苏：你好像对我们漠不关心。我们由于没有你自称有的那些智慧，在做人的问题上，不知道怎么做才算好，怎么做算坏，可你对这个，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请你千万开导我们一下，你对我们大家做的好事，将来一定有好报的。不过，我可以把我自己的意见先告诉你，我可始终没让你说服。即使可以不加限制，为所欲为把不正义的事做到极点，我还是不相信不正义比正义更有益。我的朋友啊！让人家去多行不义，让人家去用骗术或强权干坏事吧。我可始终不信这样比正义更有利。也许不光是我一个人这样想，在座恐怕也有同意的。请你行行好事，开导开导我们，给我们充分证明：正义比不正义有益的想法确实是错的。

色：你叫我怎么来说服你？我说的话你一句也听不进去。你让我还有什么办法？难道要我把这个道理塞进你的脑袋里去不成？

苏：哎哟，不，不。不过，已经说过了的话请你不要更改。如果要更改，也请你正大光明地讲出来，可不要偷梁换柱地欺骗蒙混我们。色拉叙马霍斯，现在回想一下刚才的辩论，开头你对真正的医生下过定义，但是后来，你对牧羊人却认为没有必要下个严格的定义。你觉得只要把羊喂饱，就算是牧羊人，并不要为羊群着想，他像个好吃鬼一样，一心只想到羊肉的美味，或者像贩子一样，想的只是在羊身上赚钱。不过我认为，牧羊的技术当然在于尽善尽美地使羊群得到利益，因为技艺本身的完美，就在于名副其实地提供本身最完美的利益。我想我们也有必要承认同样的道理，那就是任何统治者当他真是统治者的时候，不论他照管的是公事还是私事，他总是要为受他照管的人着想的。你以为那些真正治理城邦的人，都很乐意干这种差事吗？

色：不乐意干。这点我知道。

苏：色拉叙马霍斯，这是为什么？你注意到没有，一般人都不愿意担任管理职务？他们要求报酬。理由是：他们任公职是为被统治者的利益，